洗錢罪嫌之住宅搜索案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2023 年 4 月 19 日第二庭第二分庭裁定
- 2 BvR 2180/20 -

王士帆 譯

要目

案由

裁判主文

理由

關鍵詞

初始嫌疑 (Anfangsverdacht)

搜索 (Durchsuchung)

界定功能 (Begrenzungsfunktion)

法官保留 (Richtervorbehalt)

案 由

聲請人涉嫌洗錢與其他犯罪，該偵查程序與另名被告K涉犯常業詐欺之偵查程序有關。哈根區法院核發搜索票，搜索聲請人與其住宅，應扣押物為「文件、手機、資料載體、電腦、其他電子儲存媒介」。搜索主要目的，是為了發現洗錢之前置犯罪。法院核發搜索票之理由，是聲請人有洗錢犯罪嫌疑，但對於洗錢之前置犯罪究竟屬於《刑法》所列犯罪目錄中之哪一罪名，例如逃漏稅捐或販賣毒品等，又如何構成各項罪名之犯罪嫌疑，搜索票未敘述或模糊地敘述。搜索票只籠統敘述這些資金可能來自於聲請人違犯之犯罪。聲請人據此主張實質充分、可信之搜索理由並不存在，故搜索票違法，侵害其依《基本法》第13條第1項享有之住宅不受侵犯基本權利，所扣押之證據應予全面證據使用禁止，惟被區法院駁回，提起抗告，又被地方法院駁回。聲請人於是提起本件憲法訴訟。

裁判主文

1. 哈根 (Hagen) 區法院 2020 年 8 月 6 日 66 Gs 1232/20 (600 Js 701/19) 搜索裁定與哈根地方法院 2020 年 11 月 4 日 41 Qs 32/20 裁定，侵害聲請人依《基本法》第 13 條第 1 項享有之基本權利。
2. 哈根地方法院 2020 年 11 月 4 日 41 Qs 32/20 裁定廢棄，發回哈根地方法院就費用重新裁判。
3. 聲請人其餘聲請不受理。
4. 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 (Nordrhein-Westfalen) 必須償還聲請人必要費用。

理 由

I. [原因案件]

[1]1. 本件憲法訴訟標的，是對聲請人涉嫌洗錢與其他犯罪之偵查程序。前述偵查程序與另名被告 K 涉犯常業詐欺之偵查程序有關。據稱身為汽車經銷商之 K 捲入多起案件，其中包括向保險公司與銀行提供不實訊息以獲取高單價車輛之借貸資金，因而從所支付的款項中不法獲利。偵查資料顯示，K 和所使用之車輛與聲請人所屬犯罪集團有所聯繫。聲請人 (化名 M) 是 (某地) M 家族成員，其涉入多起業經警方記錄之事件，包括涉嫌販賣古柯鹼、暴力犯罪和破壞公共秩序等偵查。與聲請人有關者是，其被指控參與 K 被訴罪名之一部分。K 被訴罪名與 K 擔任兩間公司負責人之業務有關，一間公司經營酒吧 (A 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A 公司)，另一間販售重力訓練產品 (B 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B 公司)。

[2]2. 哈根區法院 2020 年 8 月 6 日裁定核發搜索票，搜索聲請人與其住宅、其他包含相關物品和箱櫃之處所，以及附屬建築、車輛與車庫。搜索目的，是為了發現「化名 N 的使用和創設」、「與 A 公司和 B 公司有關之開銷」及該資金來源、涉案者間之任何協議等資訊，還有文件、手機、資料載體與電腦等其他儲存媒介。法院命令扣押這些證據。

[3] 法院核發搜索票之理由，是聲請人與被告 K 等人有洗錢犯罪

嫌疑。偵查資料顯示，K是A公司負責人，A公司則有經營酒吧。從電話監聽懷疑聲請人在該公司擁有自己之經濟利益，並多次「對K有所貢獻」。為了酒吧營運所購買之家具，被當地市立劇院以27萬歐元之價格接手。2018年3月至2018年10月之間，總共有33萬歐元匯入A公司帳戶。這些錢後來從A公司提領出來，透過現金支付和轉帳到K其他公司，但最後未返還A公司。當面臨破產程序時，K與聲請人謀議試圖移轉A公司資產。雖然於轉帳時點，酒吧並未營運，入帳卻有標示收據，這令人懷疑是為了降低稅金負擔而虛構經營開銷。

[4]2020年1月，同樣由K經營的B公司，被過戶給名叫N的人，而N實際上並不存在。也有不少現金透過自動提款機進入B公司帳戶。然而，無法確定這些資金之流動，是否用來購買所提供之貨物。於此事，聲請人亦有關鍵性參與角色。

[5]3.2020年8月12日執行搜索。

[6]4.聲請人以2020年9月11日製作之書狀提出抗告。書狀主要敘述是，區法院未提及當時有效適用之2017年6月23日《刑法》第261條第1項第2句所列目錄罪名(BGBI I S. 1693；以下簡稱《刑法》第261條舊規定)，而且未包含聲請人有任何犯罪行為之根據。

[7]5.哈根區法院並未認可該抗告。

[8]6.哈根地方法院2020年11月4日以抗告無理由，裁定駁回。

[9]聲請人涉嫌洗錢的依據是，當地市立劇院支付23萬到K有權使用的A公司帳戶，以購買A公司所經營酒吧之家具。但無法證明酒吧有在營運。這筆錢流入K的公司。從聲請人和K之間的聊天紀錄顯示，他們曾寫到A公司之清算。此外，在B公司聊天群組中，聲請人也以化名對執行業務予以指示。B公司的資金來源無從查證。A公司和B公司被透過偽造的身分證明文件，已移轉給化名N之人。雖然偵查結果若單獨來看，聲請人所為乃是合法交易。然而，他對公司、業務領導和移轉的涉入程度，仍令人有初步懷疑他在公司營運享有經濟利益。因此，懷疑他本人將資金帶入公司，並透過公司的虛假經營而流出。資金來源是建立洗錢罪初始懷疑所必要，搜索票雖未說明資金來源，然而，並非僅僅因為聲請人是M家庭成員而遭受追訴。偵查卷宗有記錄，這些錢來自販賣毒品與暴力犯罪。就此而言，已對聲請

人進行多起偵查程序。從而，關於資金之犯罪來源已存在充分的初始嫌疑。再者，聲請人使用偽造的身分證件參與公司的公證移轉過程，也建立其偽造文書與間接虛偽登載罪之初始嫌疑。

[10]在核發搜索票時，應可推測搜索將會發現證據。搜索預計將找到某些文件，用以證明聲請人有參與關於資金來源和創設化名的犯罪行為。搜索票有實現界定功能（Umgrenzungsfunktion），並以法院的獨立審查為基礎，也符合比例原則，尤其具有必要性，因為先前已透過帳戶查詢和電話監聽實施初步調查。

[11]哈根地方法院駁回裁定之副本，已於2020年11月12日郵寄，2020年11月16日送達聲請人及其辯護人。

II. [聲請人主張]

[12]聲請人於2020年12月11日在法定期限內提起本件憲法訴訟，指摘其依《基本法》第13條第1項享有之基本權利遭受侵害。他聲請確認系爭搜索裁定違憲並予廢棄。他另聲請確認搜索過程扣押之所有物品予以證據使用禁止，且應予發還。

[13]聲請人為了論證聲請有理由，其基本上指出犯罪初始嫌疑，主要是以K和與其公司有關之合法行為依據。如果有進一步的證據，雖然也能以合法行為證明存在犯罪初始嫌疑，但搜索票只敘述聲請人曾多次對K有所貢獻，並參與B公司業務。上述二行為都不足以證明洗錢罪之初始嫌疑。如果是就聲請人可能之經濟利益和K移轉其公司的企圖以論，搜索票在各自之敘述仍含糊不清。從偵查程序之結果來看，也不存在洗錢行為之犯罪嫌疑。由監控之聊天紀錄可得知，聲請人與K討論過A公司清算事宜，聲請人請求將公司文件寄給他，以便和公證人預約見面日期。但聲請人認為，這不意味著他有參與A公司業務或在該公司擁有自己經濟利益，這些行為可能有多項合法原因，未必以在公司擁有任何個人利益為前提。如果普通法院也以聲請人為K帶來金錢，是為了K可能得以償還A公司債務作為依據，這毋寧更像是一種純粹友誼行為。

[14]聲請人另主張，搜索票未具體說明所謂洗錢之資金，究竟來自《刑法》第261條第1項第2句舊規定之何種目錄犯罪。由於沒有任何重大前科，也不能認定聲請人有嚴重犯罪之紀錄，尤其沒有毒品

犯罪前科。聲請人表示，區法院顯然也不認為這些資金源自這類犯罪行為。此外，搜索票只籠統敘述這些資金可能來自於聲請人違犯之犯罪，未明確提到毒品犯罪可能是前置犯罪。聲請人認為，這些資金來自於某一犯罪這種描述方式，不足以形成洗錢罪之犯罪嫌疑。

[15]實質充分、可信之搜索理由，並不存在。搜索明顯只是為了能發現什麼而實施，即預期依搜索票應可查明資金來源。聲請人主張，法官搜索票欠缺合法性，導致搜索取得之證據應予證據使用禁止。

III. [聯邦檢察總長主張]

[16]1. 聯邦檢察總長有對本件憲法訴訟提出意見。

[17]a) 聯邦檢察總長認為本件憲法訴訟之聲請，部分不合法。聲請人要求認定全面禁止使用在其住宅扣押之證據，此一主張並未指摘任何公權力具體行為，也未敘明現正遭受何種不利益，以及違反憲法訴訟之補充性原則。如果聲請人有意將所有扣押物發還予自己，應考慮到一般性記載之扣押命令，對於搜索僅具有準則意義，目的是為了限制搜索票。此外，聲請人並未主張已用盡對扣押所規定之普通法院救濟途徑。

[18]b) 聯邦檢察總長認為憲法訴訟合法部分乃無理由。

[19]aa) 搜索票之界定功能已獲得確保。搜索票已詳細記載犯罪控訴和應尋找之證據。法院敘述聲請人「在公司擁有自己經濟利益，並在這方面對K有所貢獻」，雖然不太具體。然而，從整體關連觀之，很明顯地懷疑聲請人影響擔任A公司與B公司負責人身分之K，以便引導公司經營，並也因而出現與這兩間公司宣稱之商業經營有所不符之財務交易。為了界定犯罪指控，尚無須詳細敘述K與聲請人間之個別通訊內容。如果在搜索票中，將相關證據一般性地記載成「文件、手機、資料載體、電腦、其他電子儲存媒介」，此一作法從文義解釋以觀，欠缺必要之界定功能。然而從整體背景來看，仍充分明顯可知，應扣押物理當是指有內含先前具體列出證據內容之文件和資料載體。從搜索票整體關連性來看，尤其也應搜索使用和創設化名N之證據，更可充分清楚看出，本件犯罪指控亦涉及懷疑與K共謀，虛假將A公司和B公司股份移轉給不存在之人，並任命其為業務負責人。

涵攝具體可考慮適用之犯罪構成要件，並非界定犯罪指控所必要。聲請人或第三人哪些行為可能已經導致相關財產被沾污，從而構成洗錢指控，此一問題並不涉及搜索票之界定功能，而是涉及犯罪嫌疑是否充分。

[20]bb) 以憲法角度而言，存在犯罪嫌疑並無可受挑別之處。地方法院已明確指出，將兩間公司移轉給不存在之人之過程，存在間接虛偽登載罪和偽造文書罪之犯罪嫌疑。安排公證人日期可能有合法理由，但這仍不排除存在犯罪初始嫌疑。公司合夥人將其股份移轉給不存在之人，這件事本身可能不會形成相關之犯罪嫌疑，因為亦可想像得到買方有詐欺行為。惟此處另應注意，K和聲請人在公證前已就公司預期「清算」形成共識，而且，公證由聲請人所安排，聲請人顯然也承擔公證費用。由此獲致之結論是，在聲請人關鍵性參與下，公司股份被故意進行虛假移轉，目的是為了擺脫公司民事債務責任和公法義務，並得以虛構其真正的交易關係。聲請人僅主張這些交易行為有各種理由，但這種主張無法排除犯罪初始嫌疑之成立。

[21]cc) 無論如何，認定存在洗錢罪之犯罪嫌疑，亦通過憲法標準之審查。在搜索票理由中，並無明顯提及符合前置犯罪之犯罪嫌疑。在可能逃稅之跡證方面，搜索票對於哪些稅捐類型可列入考慮與有無申報稅捐，皆無更精確資訊。依《刑法》第261條相關規定，逃稅僅在以常業或集團犯之者，始為適合之前置犯罪，但搜索票對此並無更詳細之根據。不過，地方法院仍指出實際依據，證明投資於K所經營公司之資金，可能源自毒品交易。依《刑法》第261條相關條文版本，任何非法毒品交易均屬適合之前置犯罪。就此方面，從間接證據推論相關資金來源之可能性，即為已足。對此，聲請人亦不否認，其僅表達，區法院搜索票沒有相關敘述，故不應列入考慮，惟聲請人所述與實情不符。再者，有事實根據顯示作為家族領導成員之聲請人，與涉嫌販毒之人存在密切業務關係。聲請人在公開場合以代表該團體成員之化名，而不是以真名現身，顯示他對該團體事務之特殊認同。之所以認定存在犯罪嫌疑者，不僅是單純家族關係，而是還有聲請人本人行為。對於搜索票之核准理由而言，無須就前置犯罪之犯罪方式進行更詳細敘述與界定。

[22]2. 聲請人已對聯邦檢察總長意見作出回應。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司法部未表示意見。

[23]3. 原因案件600 Js 701/19及600 Js 302/21之卷宗已在本分庭。

IV. [法庭判斷]

[24] 本分庭受理本件憲法訴訟，因為其有貫徹《聯邦憲法法院法》（BVerfGG）第90條第1項規定所稱聲請人權利之必要（《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3b條連結第93a條第2項第b款）。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3c條第1項第1句，本分庭受理憲法訴訟聲請之要件已經成立。主要之憲法問題，已在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中有所說明。依此，本件憲法訴訟之聲請大部分具合法性，亦明顯有理由。

[25]1.a) 《基本法》第13條第1項保障住宅不可侵犯性。搜索嚴重侵擾這一受基本權利保障之個人生活領域（參照BVerfGE 42, 212 <219>; 96, 27 <40>; 103, 142 <150 f.>）。構成搜索必要且充分之事由，尤其鑑於搜索住宅之干預強度，是懷疑已經發生犯罪。干預之嚴重性要求基於具體事實之犯罪嫌疑理由，而不能僅只於模糊根據和純粹之推測（參照BVerfGE 44, 353 <371 f.>; 115, 166 <197 f.>; BVerfGK 2, 290 <295>; 5, 84 <88>）。因此，構成犯罪初始嫌疑所必要之事實，不應由搜索始發現（參照BVerfGK 8, 332 <336>; 11, 88 <92>）。

[26] 對普通法院認定之犯罪嫌疑進行詳細審查，不屬於聯邦憲法法院任務。犯罪嫌疑有作為採取刑事訴訟強制處分和刑法評價犯罪嫌疑理由之法定要件，普通法律對於犯罪嫌疑之訴訟要件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52條第2項、第160條第1項），唯有在解釋和適用存在客觀恣意，或發現基於對聲請人基本權利之原則上錯誤見解所存在之疏失，本院始應介入審查（參照BVerfGE 18, 85 <92 ff.>; 95, 96 <128>; 115, 166 <199>; BVerfGK 5, 25 <30 f.>）。

[27]b) 因洗錢犯罪嫌疑而搜索住宅，不僅需有洗錢行為之初始嫌疑，而且根據當時有效法律規定，該財產應源自《刑法》第261條第1項第2句舊規定所列目錄犯罪之一。違犯《刑法》第261條第1項第2句舊規定目錄中之前置犯罪，是洗錢可刑罰性之基本要素（參照BVerfGK 8, 349 <353>）。因此，對於前置犯罪，若無超出單純推測

之事實依據，則不足以認定存在初始犯罪嫌疑。即使有根據認為相關資金或財產源自某一刑事犯罪，也不足以發動刑事追訴措施。於此，縱使不以已知悉洗錢前置犯罪之細節為必要，仍應明確指出可能之目錄犯罪。初始犯罪嫌疑階段的特徵是，由於犯罪細節尚未查明，才可能需要以刑事訴訟強制處分進行進一步偵查（參照 BVerfG,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31. Januar 2020 - 2 BvR 2992/14 -, Rn. 40 ff.;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7. Mai 2020 - 2 BvQ 26/20 -, Rn. 32;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3. März 2021 - 2 BvR 1746/18 -, Rn. 56 ff.）。

[28]c) 鑑於保護空間隱私領域之干預嚴重性與憲法重要性，《基本法》第 13 條第 2 項將搜索之核准保留給法官決定。法院搜索票之目的，在於使搜索之執行可特定與可受監督（參照 BVerfGE 20, 162 <224>; 42, 212 <220>; 96, 44 <51 f.>; 103, 142 <151>）。為此，搜索票必須記載犯罪指控與尋找之證據，清楚到得以在框定外部框架內執行搜索。法官必須依個案情況，縱使簡短，仍應盡可能準確描述應調查之犯罪行為。以此方式，使受干預人處於得監督搜索及自始即可阻止執法過當之狀態（參照 BVerfGE 20, 162 <224>; 42, 212 <220 f.>; 96, 44 <51 f.>; 103, 142 <151 f.>）。搜索票必須顯示偵查法官已獨立且自主審查干預要件（參照 BVerfGE 103, 142 <151 f.>）。為此目的，應要求描述被告實現受指控刑法犯罪要件之行為。亦即，法定犯罪構成要件之基本要素，乃在標示應被涵攝行為之可刑罰性，搜索票應明確提及此基本要素（參照 BVerfGK 8, 349 <353>; 9, 149 <153>; 18, 414 <418>; 19, 148 <153>）。

[29] 搜索票上對犯罪指控和應搜尋證據之記載，是偵查法官責任，如有缺失，無法在抗告程序獲得治癒。否則，法官保留功能，即擔保由獨立且中立之機關對搜索進行預防性監督，將會受侵蝕（參照 BVerfGK 5, 84 <88>; BVerfG,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0. April 2004 - 2 BvR 2043/03, 2 BvR 2104/03 -, juris, Rn. 4;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9. Juni 2018 - 2 BvR 1260/16 -, juris, Rn. 29）。反之，成立犯罪嫌疑之理由和措施比例性等之缺失，則可在抗告程序補正（參照 BVerfGE 115, 166 <197>;

BVerfG,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0. April 2004 - 2 BvR 2043/03, 2 BvR 2104/03 -, juris, Rn. 5)。

[30]2. 被聲請人指摘之法院裁判，不符合上述憲法標準。

[31]a) 如果普通法院依《刑法》第261條第1項舊規定對洗錢犯罪嫌疑簽發搜索票，則本件搜索票作為認定基礎之事實根據，仍只停留在模糊連結和純粹推測。

[32]aa) 區法院之搜索裁定，幾乎未對所隱匿財產之來源提出有說服力之敘述，而地方法院在抗告裁判對此亦已察覺。區法院搜索票僅表示可能有《租稅通則》(AO)第370條第1項逃稅罪之嫌疑，卻未就所涉稅捐類型、核定期間與違反義務未申報、虛偽申報或提前申報提出進一步根據。因此，區法院對於認定逃稅作為洗錢前置犯罪（參照《刑法》第261條第1項第2句第4款(b)舊規定）之敘述，並不恰當（參照BVerfGK 8, 349 <354>；BVerfG,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0. April 2004 - 2 BvR 2043/03, 2 BvR 2104/03 -, juris, Rn. 6；Beschluss der 1.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4. April 2017 - 2 BvR 2551/12 -, Rn. 22 ff.）。

[33]bb) 地方法院雖有對洗錢前置犯罪之嫌疑加以補充，並提及「暴力犯罪」等事項，這同樣不是充分具體之犯罪嫌疑採認。其所稱「暴力犯罪」，究應指《刑法》第261條第1項第2句舊規定目錄中之哪一種犯罪，仍然未說明。

[34]cc) 對於作為《刑法》第261條第1項第2句第2款舊規定之前置犯罪連結《麻醉藥品法》(BtMG)第29條第1項第1款之販賣毒品而言，並無充分根據可認為具有該罪之犯罪嫌疑。警方針對聲請人背景所為之調查，僅顯示聲請人因涉嫌販賣毒品，警方已對他進行多次偵查。然而，偵查卷宗未說明哪些根據對於開啟偵查具有關鍵性。從籠統資訊無從知悉所推測之毒品犯罪，是否與本案中A公司和B公司雙方難以理解之交易有關。上述多起偵查程序是否已經終結，或截至區法院核發搜索票之時點仍持續進行中，同樣晦澀不明。就此而言，關於聲請人參與任何毒品犯罪，以及這些犯罪所得應該已流入A公司和B公司之認定，僅出自於說理不明之推測。普通法院是否本來得以——例如藉由詢問偵查機關——獲取更具體之資訊，於此乃無關

緊要，因為對於憲法審查而言，有客觀紀錄之偵查卷宗資料才是唯一關鍵。聲請人以家族領導成員身分公開現身（尤其是使用清楚表明家族關係之化名），並且明顯認同家族之犯罪活動，這一事實本身無法有效認定成立販毒之犯罪嫌疑。

[35]b) 本件搜索票不符合界定功能之要求。

[36]aa) 在洗錢之犯罪指控方面，本件搜索裁定所記載之核心指控是，聲請人將資金流入上述公司並予以隱匿，而這些資金則被推測源自犯罪行為。所指涉之前置犯罪，只在於有可能存在之逃稅。地方法院所提及之「暴力犯罪」與販賣毒品，在區法院之搜索票則未置一詞。對於搜索執行之可特定性和可監督性來說，懷疑隱匿資金來源之具體指涉罪名為何，扮演重要差異。對此，就負責執行搜索票之公務員而言，洗錢前置犯罪的陳明，是尋找哪些具體證據的重要根據。假如沒有更詳細的資料和限定在可能存在的洗錢前置犯罪，聲請人將遭受氾濫調查之危險。

[37]bb) 在關於間接虛偽登載罪與偽造文書之犯罪嫌疑，區法院確實提到了實現上述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然而，如此籠統又模糊地描述犯罪指控，不符合憲法限制搜索票之要求。亦即，搜索票就所述罪名之基本犯罪構成要件沒有任何描述。在偽造文書罪之犯罪嫌疑方面，欠缺對《刑法》第267條第1項犯罪構成要件所必要之描述，也就是未說明本案中哪些具體文件應屬不實或被偽造，以及其中有應可歸責於聲請人之具體犯罪行為。區法院搜索票未提到偽造身分證明文件之犯罪嫌疑。就《刑法》第271條第1項間接虛偽登載罪之犯罪指控而言，區法院搜索票中既未提及哪些文件、帳簿或登記應牽涉在內，亦未敘述聲請人哪一具體行為造成虛偽公證。上述瑕疵造成搜索票不再可特定和可受監督。

[38]3. 關於所有基於搜索票而扣押之物品，應全面證據使用禁止之聲請確認，乃不合法，以致本件憲法訴訟於此範圍不予受理。聲請人未充分說明所取得之證據是否有被使用的風險，為何如此已可能對其造成不利益，以及為何認為不可期待其針對可能之刑事判決有所作為（參照 BVerfG,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3. Juli 2004 - 2 BvQ 36/04 -, Rn. 4 f.）。另外，就聲請人聲請應對其發還

基於搜索票所保全之物品部分，本件憲法訴訟同樣不合法。區法院扣押裁定究竟是否為正式扣押，此問題無論如何，聲請人都未說明《刑事訴訟法》第98條第2項第2句之普通法院訴訟途徑是否已被用盡卻無成果。

V. [裁判結論]

[39]1. 哈根區法院2020年8月6日66 Gs 1232/20(600 Js 701/19)之搜索裁定，與哈根地方法院2020年11月4日41 Qs 32/20裁定，侵害聲請人依《基本法》第13條第1項享有之基本權利（《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3c條第2項連結第95條第1項第1句）。

[40]2. 哈根地方法院2020年11月4日之裁定應予廢棄，此僅將哈根地方法院抗告程序費用發回重新裁判（《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3c條第2項連結第95條第2項）。本案應發回地方法院，鑑於系爭搜索票被判定違憲，其僅須就抗告程序費用予以裁判。區法院之搜索票免予廢棄，因其搜索執行之效力已消滅（參照BVerfGE 42, 212 <222>; 44, 353 <383>）。

[41]3. 本件憲法訴訟程序關於償還費用之裁判，依據為《聯邦憲法法院法》第34a條第2項。由於憲法訴訟之不受理部分不具重要性，聲請人之必要費用應予全額償還（參照BVerfGE 32, 1 <39>; 86, 90 <122>）。

[42] 本裁判不得聲明不服。

法官：

Müller

Langenfeld

Fetzer